

21-31

論中國學界對宇文所安漢學研究的接受

Research on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for Stephen Owen's Chinese Studies

王 兵 (Wang Bing) *

一、前 言

斯蒂芬·歐文 (Stephen Owen, 1946-)，中文名為宇文所安，美國著名漢學家，現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和文明系中國文學教授和比較文學系教授。他的研究興趣主要涉及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代文論以及比較文學等領域；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從《韓愈和孟郊的詩歌》、《初唐詩》、《盛唐詩》、《中唐文學文化論集》、《晚唐詩》等唐詩研究系列到《中國文論》的經典評述，從《他山的石頭記》的思想篇章到《追憶》的往事再現，再到《迷樓》的欲望解讀，無不彰顯出他對中國古代文學和文論的獨特思考。自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來，宇文所安的學術成果逐漸引起了兩岸三地學者們的注意和重視，先後有八部著作和十餘篇論文被翻譯成中文，¹ 對其學術成就的評介性文章和研究性論文更是超過百篇，這些都充分顯示出宇文所安的著述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力。本文將著重從兩個方面進行闡述：一是線性梳理宇文所安漢學

研究在國內學界的接受進程，並歸納出各個階段的基本特徵；二是對中國學界的宇文所安研究做一簡要反思，且展望一下未來的研究趨勢。

二、中國學界對宇文所安漢學研究的接受

宇文所安對中國文學特別是古典詩歌的喜愛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 60 年代，² 其後，耶魯大學多年的專業學習又奠定了他紮實的學術基礎，最終，濃厚的興趣和不懈的努力使得宇文所安與中國文學和文論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如果將 1975 年出版的博士論文《韓愈和孟郊的詩歌》視為其漢學研究的起始階段的話，那麼迄今為止，他的漢學研究已經持續三十多年了。面對這樣一位以中國文學和文論研究為終生事業的漢學家，中國學術界也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以下分三個階段梳理一下中國對宇文所安漢學成就的研究狀況：

* 作者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亞洲語言文化學部助理教授。

- 1 宇文所安著作的中譯本依次為：1. 賈晉華譯，《初唐詩》（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初版；北京：三聯書店，2004 修訂版）。2. 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簡稱《追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初版；北京：三聯書店，2004 修訂版）。3. 賈晉華譯，《盛唐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 初版；北京：三聯書店，2004 修訂版）。4. 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簡稱《他山的石頭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初版，2006 再版）。5. 王柏華、陶慶梅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簡稱《中國文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6. 程章燦譯，《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簡稱《迷樓》）（北京：三聯書店，2003）。7. 孟欣欣譯，《韓愈和孟郊的詩歌》（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8. 陳引馳、陳磊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簡稱《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6）。
- 2 即宇文所安 14 歲時。參見張宏生，〈「對傳統加以再創造，同時又不讓它失真」——訪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斯蒂芬·歐文教授〉，《文學遺產》1998.1: 111。

（一）初始引入階段（1983-2002 年）

早在宇文所安相關著作中譯本尚未出版的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期，中國學界和讀者就已經從諸多評論中瞭解到他的漢學研究成果。1983 年，《唐代文學研究年鑒》中的「國外研究動態」專欄就有兩篇文章提及宇文所安的唐詩研究：一篇是美國密西根州州立大學人文系及語言學系李珍華教授的〈美國學者與唐詩研究〉，一篇是北京圖書館（即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王麗娜研究員的〈美國對李白詩的翻譯與研究點滴〉。前者將當時的宇文所安視為美國唐詩研究的新秀，分別介紹了宇文所安《韓愈與孟郊的詩》（其後中譯本名為《韓愈和孟郊的詩歌》）、《初唐詩》和《盛唐詩》三部著作的優長之處，同時也點出了《盛唐詩》的不足；後者重點從翻譯學的角度細析了宇文所安《盛唐詩》中的一個專節〈李白：天才的新概念〉，並且肯定了著者對李白天才特質的解讀。1985 年，宇文所安著作的首位中文譯者賈晉華在《文學遺產》雜誌上發表了《初唐詩》（英文版）的書評——〈《初唐詩》評介〉，文中認為宇文所安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系統地分析各種詩歌要素（如詞彙、聲律、句法和意象等），由此勾勒出初唐詩到盛唐詩發展的主線，填補了整個唐詩研究領域的空白。另外，賈晉華還是宇文所安《盛唐詩》的中文版譯者。同樣，他對於《盛唐詩》的評介也發表於其中譯本出版之前。³

當 1987 年宇文所安的《初唐詩》中譯本出版時，中國知名學者傅璇琮在該書序言中對其評價頗高：「宇文先生作於 1977 年的這本《初唐詩》，在中國學者之先對初唐詩歌作了整體的研究，並且從唐詩產生、發育的自身環境來理解初唐詩特有的成就，這不但迥然不同於

前此時期西方學者的學風，而且較中國學者早幾年進行了初唐詩演進規律的研求。雖然近幾年來中國學者的論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學研究的進程，但宇文先生的貢獻還是應該受到中國同行的贊許的。」⁴ 同年，宇文所安和林順夫共同編著的論文集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ang* 被引入臺灣，⁵ 時任威斯康辛大學遠東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劉紹銘先生用筆名桑魯卿在臺灣《聯合文學》雜誌上發表了該著的書評，⁶ 文中簡要介紹了該論文集的成書過程，重點選評了劉若愚和宇文所安兩位教授的文章。在評論宇文所安〈詩是自我的明鏡〉一文時，劉紹銘教授肯定了他的觀點，即在閱讀杜甫和陶淵明詩歌時，可以窺察到他們雙重的自我。劉先生的這篇書評雖然不是專論宇文所安的學術成就，但卻是臺灣學界接觸到宇文所安的第一篇文章。而在香港學術界，宇文所安是伴隨著評論家的批評被引入的。1995 年，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的朱耀偉博士在宇文所安英文版著作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的書評中，⁷ 分別指出了宇文所安在選文、釋義和翻譯等方面存在的瑕疵；同年，周蕾在其著作《寫在家國之外》中也批評了宇文所安在北島作品評點中體現出的東方主義。⁸

伴隨著宇文所安中譯本的相繼出版，各種書評和隨筆也大量發表。《初唐詩》出版後，朱易安發表書評肯定了宇文所安的研究方法，「將西方文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用於中國古詩的研究，歐文的嘗試無疑是成功的。」⁹《追憶》出版後，文敏的隨筆〈不同文化的眼睛〉，¹⁰ 首次對宇文所安就李清照〈金石錄後序〉的新穎解讀給予了關注；其後，何向陽的〈重現的時光〉一文也對《追憶》

3 參見霍松林、傅璇琮主編，《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9-199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415-424。

4 斯蒂芬·歐文著，賈晉華譯，《初唐詩》（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 3-4。

5 Stephen Owen & Lin Shuen-fu, eds.,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a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劉紹銘教授暫譯為《漢唐詩新論》。

6 桑魯卿，〈以筏明法的新論：評《漢唐詩新論》〉，《聯合文學》3.10(1987.8)：212-214。

7 參見朱耀偉，〈書評：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人文中國學報》1.1（1995.4）：313-324。

8 周蕾，《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出版社，1995），頁 1-6。

9 霍松林、傅璇琮主編，《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9-1990）》，頁 334。

10 文敏，〈不同文化的眼睛〉，《讀書》1993.7：153。

進行了總體評介¹¹等等。

綜觀這一時期國內學界對宇文所安的接受，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徵：其一，從接受形式的角度而言，介紹性的書評要遠遠多於學術性的論文。據筆者粗略考索，這一時期只有兩篇從宏觀角度評析宇文漢學成就的學術論文，均發表於1996年。一是程鐵姪發表的〈試論斯蒂芬·歐文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¹²該文以《追憶》、《傳統中國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兆》（即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兩部著作為基礎，分析了作者的研究特色和方法論溯源，並指出宇文所安作為外在於中國文化的研究者在詮釋過程中的洞見與不見；一是陳引馳的〈詩史的構築與方法論的自覺——宇文所安唐詩研究的啓示〉。¹³此文首次從文學史的角度剖析了宇文所安《初唐詩》、《盛唐詩》中關於「宮廷詩——都城詩」的文化視角和研究理路。

其二，從接受態度的角度而言，可以稱之為新奇卻又謹慎。宇文所安的漢學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夠引起中國學界的興趣，主要源於他在詮釋中國文學時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學術視角、新穎的研究方法以及敏銳的洞察力。朱易安在《初唐詩》的評介中提到：「1977年以前，大陸上的『初唐詩』研究幾乎一片空白。歐文耕耘了尚未開墾的處女地，不能不使人對他的睿智和勇氣表示欽佩。」¹⁴宇文所安寫作《初唐詩》時才20多歲，可謂風華正茂的青年學者。他在中國詩歌的演變軌跡中重新評估初唐詩歌的價值，利用西方結構主義的理論來分析初唐詩三部式的典型模式，「這種方法和角度或許能使我們打開眼界。」¹⁵甚至有學者將宇文所安的研究稱之為「向

文學批評的習慣範式挑戰」。¹⁶不過，其時中國學界對這個美國漢學新秀的成果還是保持十分謹慎的態度。除卻香港學者之外，大陸《唐研究》在1996年和1997年也相繼刊出了莫礪鋒和劉健明兩位先生的商榷性書評。¹⁷這兩篇文章均指出了宇文所安唐代詩歌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前者主要指出宇文著作中字句和詩意的誤讀、過度闡釋、歷史典故等知識的欠缺以及文學史研究中的以偏概全；後者則重點商榷了脫離歷史文化背景分析文本的可靠性等問題。

（二）集中評介階段（2003-2006年）

2003年至2006年，宇文所安的五部著作先後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分別是《他山的石頭記》、《中國文論》、《迷樓》、《韓愈和孟郊的詩歌》、《中唐文學與文化論集》，另有三部著作經過修訂後再次出版，即2004年三聯書店出版的修訂版《初唐詩》、《盛唐詩》、《追憶》。這些中譯本的輪番上場，終於在中國學界掀起了一股「宇文所安熱潮」。與前一階段相比，這一時期國內的宇文所安研究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其一，從關注的內容角度看，學界對於宇文所安的研究重心從早期的唐代詩歌史研究轉向了中國文論的研究。2003年出版的中譯本《中國文論》，充分展示了宇文所安在中國文論方面的研究成果，甫一出版就在中國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讚譽，並被一些重點高校選為比較文學系的專業教材。樂黛雲為其中譯本作序，譽之為「一個中西文論雙向闡發、互見、互識，相互照亮的極好範例。」¹⁸胡曉明稱其為「繼理雅各（James Legge）、華滋生（Burton Watson）、康達維（David

11 何向陽，〈重現的時光——讀斯蒂芬·歐文《追憶》〉，《中國圖書評論》1994.6: 52-55。

12 程鐵姪，〈試論斯蒂芬·歐文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漢學研究》第1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6），頁227-260。

13 陳引馳，〈詩史的構築與方法論的自覺——宇文所安唐詩研究的啓示〉，《中國比較文學》1996.1: 112-113。

14 霍松林、傅璇琮主編，《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89-1990）》，頁332。

15 同上註，頁334。

16 程亞林，〈向文學批評的習慣範式挑戰——讀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象：自傳詩〉〉，《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20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124-137。

17 分別參見莫礪鋒，〈書評：《初唐詩》和《盛唐詩》〉，《唐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488-505；劉健明，〈書評：《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唐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508-513。

18 宇文所安著，王柏華、陶慶梅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頁5。

Knechtges) 之後，中國經典又一次規模盛大的西方旅行。」¹⁹ 王曉路則讚之為「迄今為止英語世界中最為實用和權威的翻譯型論著。」²⁰ 陳引馳、趙穎之的書評，²¹ 主要強調了宇文所安「以文本為中心」的文論研究範式的意義；2003 年 4 月 3 日的《社會科學報》刊登了〈美國漢學：英譯文論返銷中國〉一文，主要就此書的熱銷，各界有關人士召開研討會的情況進行了報導。此外，葛紅兵、程亞林、張衛東、李清良、向天淵等均對該著進行了評價和分析。²²

這一時期關於宇文所安中國文論的研究還有三篇碩士論文值得關注。2004 年華東師範大學黎亮的學位論文「西方視野下的中國文論」，分別從術語和文體兩個方面考察他對中國古代文論的闡釋所提出的新觀點和採納的新方法；2005 年四川大學史冬冬的學位論文「他山之石——論宇文所安對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的『非虛構傳統』問題」，重點從中西方哲學範式、儒家的顯現理論、宇宙生成論和中國之「文」四個方面論證了宇文所安關於中國文學傳統中的「非虛構」特徵的觀點；同年汕頭大學倪書華的學位論文「中國文論文本的跨文化闡釋」，則重點闡釋了宇文所安該著的研究內容與方法，即以文本為研究中心、以文論特徵為解說重點以及以他者為闡釋視域。這些碩士論文以較長的篇幅，具體分析討論了《中國文論》的相關問題，進一步將宇文所安的中國文

論研究引向高潮。

由於《中國文論》在當時學界的影響力，這一時期關於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唐代詩歌史方面的研究則相對遜色，其中有代表性的兩篇文章分別是蔣寅的〈在宇文所安之後，如何寫唐詩史？〉和賴亭融的「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及其唐詩研究」。²³ 前者認為，宇文所安的成功不僅歸結於其處在學術傳統之外的位置所獲得的從不同角度觀察文學的能力，更得益於其始終警醒自己的研究模式以保持自身的創造性；後者則以兩岸三地的唐詩研究為參照系，採用對比分析的方法歸納出宇文所安獨特的研究方法。

此外，這一時期也有少量關於宇文所安其他著作的評論。如《迷樓》，有張煜的書評和曹蕾的論文；²⁴ 《他山的石頭記》則有何翔的書評以及雷娜的隨筆等；²⁵ 關於宇文所安其他類型的研究成果也有評介，如張靜、張德元的〈潛心鑽研公正評介 卓然獨立自成一家——讀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元明清詩選》與《待麟集》書評〉、程亞林的〈入而能出 疑而求新——簡析宇文所安研究中國古詩的四篇論文〉以及臺灣學者李欣倫的〈透明還是朦朧？——宇文所安〈透明度：解讀唐代抒情詩〉之初探〉等。²⁶

其二，從接受心理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中國學界對宇文所安漢學成就，尤其是中國文論研究的興趣空前

19 胡曉明，〈遠行回家的中國經典〉，上海《文匯報》2003.3.14，15 版。

20 王曉路，〈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頁 326。

21 陳引馳、趙穎之，〈與「觀念史」對峙：思想文本的本來面目——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評〉，《社會科學》2003.4: 120-124。

22 分別參見葛紅兵，〈中國文論的跨文化解讀——評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文匯讀書周報》2003.5.15，6 版；程亞林，〈屢將歌罷扇，回拂影中塵〉，《讀書》2003.3: 70-75；張衛東，〈宇文所安：從中國文論到漢語詩學〉，《華文文學》2005.3: 38-43；李清良，〈一位西方學者的中西闡釋學比較〉，《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4: 62-67；向天淵，〈百年中西比較詩學概論〉，《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6: 51-56。

23 分別參見蔣寅，〈在宇文所安之後，如何寫唐詩史？〉，《讀書》2005.4: 67-73；賴亭融，「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及其唐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1-169。

24 分別參見張煜，〈漫遊《迷樓》〉，《中國比較文學》2005.3: 204-210；曹蕾，〈詩歌：煽起欲望又壓制欲望的語言遊戲——從《插曲：牧女之歌》看斯蒂芬·歐文的詩歌觀〉，《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5.4: 47-51。

25 分別參見何翔，〈書評：宇文所安《他山的石頭記》〉，《中國學術》2003.1: 326-332；雷娜，〈思索並快樂著〉，《中國比較文學》2004.1: 162-166。

26 分別參見《昌吉學院學報》2004.4: 59-62；《國際漢學》第 11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 289-301；《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論文集刊》11（2006）: 30-41。

高漲，甚至已達到近乎狂熱的程度。首先反映在這一階段研究論文的總體數量和集中性上。在 2003 至 2006 年的四年時間裡，學界關於宇文所安的書評和論文就達二十餘篇，這一數量是前一階段二十年間發表的書評、論文總和的兩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文論》中譯本自 2003 年 1 月出版至 2006 年底，專門評論該著的書評和論文就有十多篇，由此可見中國學界對宇文所安中國文論研究的關注程度。其次，這股宇文所安的研究熱潮或多或少也會影響到學術界的價值評判，最明顯的例證就是這一時期肯定性評價佔據壓倒性地位。自上個世紀 90 年代中期始，「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就成為中國文藝理論界普遍關注的議題。正當國內學者為以何種方式延展中國古代文論的生命力感到焦慮時，宇文所安的《中國文論》中譯本適時地出版了，這種西方漢學家的中國文論研究無疑為學界的當下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參照。於是，這一階段的「宇文熱」也便成為了必然。在如此學術背景下，這一時期學界對於宇文所安的接受態度與前期相比也發生了變化，即從新奇、謹慎轉向了狂熱、感性，褒揚之詞流露其間，即使偶有商榷之處，也基本被大幅的肯定性評價所湮沒。2006 年底，任真博士發表的「宇文所安對〈詩大序〉解讀的兩個問題」²⁷可謂這一階段較為少見的商榷性文章，作者旨在藉助宇文所安《中國文論》中對〈詩大序〉的論述，來表明宇文觀點中隱藏的西方理論來源對其評說初衷所造成的阻礙，提醒學

界認識到漢學家在解釋中國古代文化時的困境。

（三）多元拓展階段（2007-2010 年）

經歷了本世紀初掀起的「宇文所安熱潮」之後，中國學界的宇文所安研究進入一個相對理性和深入的階段，學術成果越來越豐富，研究視角也越來越多元。概括起來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首先，就研究的廣度和深度而言，研究視野不斷拓展，研究內容不斷細化，呈現出多元化和具體化並存的研究格局。

綜觀 2007 年以來中國的宇文所安研究，最鮮明的特點是研究隊伍龐大，發表管道多樣，且層級分布均勻。研究隊伍中既有徐志嘯、蔣述卓、朱易安等知名學者，也有徐承、蔣豔萍、陳橙等學術新秀；發表渠道既有學位論文、學術期刊，也有學術會議、媒體評論。²⁸

另外，這一時期八十餘篇的研究文章涉及到了宇文所安漢學研究的方方面面，研究視域頗為寬闊。學者們不僅一如既往地關注宇文所安的唐代詩歌史和中國文論方面的研究，²⁹還將研究觸角延伸到宇文所安的文學史觀、研究方法和文學翻譯等領域。如在文學史觀方面，王敏以《中國文學作品選：起源到 1911》（即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為研究素材，概括出宇文所安的文學史觀，即描述文學和文化的實際發生

27 參見《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6: 94-97。

28 僅以學位論文為例，本階段較有代表性的學位論文包括：陳小亮的「論宇文所安的唐代詩歌史與詩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9）、付曉妮的「論宇文所安對中國文學的解讀與思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馬偉的「宇文所安的唐詩譯介」（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趙瓊瓊的「論宇文所安中唐文學的研究方法」（杭州：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8）、彭開的「論宇文所安的唐代文學史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袁偉軍的「異域之境——淺釋宇文所安的中國文論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計美麗的「舉隅法與宇文所安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9）、張燕的「宇文所安與中國詩藝傳統的再發現——《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的啟示」（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王黎黎的「宇文所安盛唐『京城詩』研究之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碩士論文，2009）等；學士學位論文：李佳慧的「宇文所安〈追憶〉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學士論文，2009）等。

29 除上述學位論文外，尚有張欣，〈論宇文所安對《二十四詩品》文本歧義的處理〉，《社會科學論壇》2007.18: 128-132；蔣才姣，〈對盛唐詩歌的重新解讀〉，《南華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6: 80-82；李冬英，〈淺談宇文所安的唐詩研究〉，《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6: 169-170；臺灣學者王萬象，〈宇文所安的唐詩詮釋初探〉，《聯大學報》6.1(2009.6): 143-169；張燕，〈中國詩論傳統中的詩藝價值爭議——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的啟示〉，《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3: 83-87；等等。

演變過程，展現文學傳統中的「話語群體」；文學史家要運用「歷史想像力」，還原當時文學傳統中的「話語群體」；以題材來展現文學傳統，考察題材的形式、主題、結構慣例和歷史演變。³⁰ 楊智則以〈瓠落的文學史〉為底本，歸納出宇文所安文學史觀中的四個不等號，即文學史的寫作和思維方式≠牛頓式的思維方式（物理學上指理想狀態下事物的運動）；文學史的分期標準≠政治話語下的朝代分期；文學史的主體≠名家名作的「家譜」；文學作品和文本的存在狀態≠靜止的固定的一成不變的。³¹ 蔣豔萍的〈文學史寫作的反思與重構〉也持類似的看法。³² 在研究方法方面，趙瓊瓊探討了宇文所安中唐文學研究的方法，蔣豔萍認為宇文所安論文的言說方式是文學批評的詩意表達，高超則專門評析了宇文所安的文本細讀法等。³³ 在文學翻譯方面，這一時期的論文數量猛增，其中有代表性的論文如朱易安、馬偉的〈論宇文所安的唐詩譯介〉、蔣暉的〈《中國文學理論：英譯與評論》中文本選擇和翻譯〉、魏家海的〈宇文所安英譯漢詩的詩性認知能力〉等。³⁴ 此外，青年學者陳橙對於宇文所安的文學選編也頗有創見，先後發表了〈宇文所安對中國文學經典選編之貢獻〉和〈他者視域中的文學傳統——以宇文所安《中國文學選集》為中心的考察〉等文章，³⁵ 辨證地評析了宇文所安在中國古典文學英譯選集方面的成就與不足。

其次，就接受心理的角度而言，本階段國內學者的研究心態漸趨理性。伴隨著學界宇文所安漢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者的心態也從先前的新奇、狂熱轉向了客觀理性。這種客觀、理性有時表現為研究者更為深思熟慮的求證，如潘雪月在仔細考辨宇文所安對《文心雕龍》〈原道〉中核心術語「象」的翻譯之後，認為「象」和image在中西兩種學術背景下，雖有一些重疊和交叉，但不可能完全相同。³⁶ 盧永和也在「詩言志」與西方詩歌定義「詩是某種製作」的比較中揭示了中西詩學傳統在理論原點上的異同。³⁷ 這種客觀理性有時也表現為研究者更為包容和清醒的學術態度。如對於宇文所安運用結構主義進行其詩歌史的研究，徐承撰文指出，「他不僅在象徵問題上超越了結構主義的非透明態度，更在情景問題上脫離了中國詩歌尤其是律詩的歷史語境。」³⁸ 同時告誡時人，西方文學批評的技術方法固然需要借鑒，但在充分消化之後，還要在回歸中國語境上更進一步。香港城市大學張萬民博士則通過比較葉維廉和宇文所安對中國詩學思想認識的異同，認為二者具有相同的誤區，「他們為了突出中西文學思想的不同，各自從西方理論中找出一種二元對立的模式，並將這種模式套用在中西文學的對立上。」³⁹

這種客觀理性有時還表現為研究者對宇文所安研究成果的商榷和質疑。宇文所安作為一個非本土學者，研

30 參見王敏，〈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史觀及文學史研究法〉，《深圳大學學報（人社版）》2009.6: 105-109。

31 參見楊智，〈文學史寫作中的四個「不等號」——淺談宇文所安的〈瓠落的文學史〉中的文學史觀〉，《當代小說（下半月）》2009.7: 41-42。

32 參見蔣豔萍，〈文學史寫作的反思與重構——論宇文所安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廣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8: 80-85。

33 分別參見趙瓊瓊，〈論宇文所安中唐文學研究的方法〉（杭州：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8.6），頁1-46；蔣豔萍，〈文學批評的詩意表達——談宇文所安的論文言說方式〉，《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2009.2: 41-44；高超，〈宇文所安文本細讀方法初探〉，《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2010.2: 107-110。

34 分別參見《中國比較文學》2008.1: 43-53；《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社版）》2008.S3: 123-127；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站，2010.5.14，http://pub.sinoss.net/portal/webgate/_CmdViewPaperPub?paperId=2537（2010.7.3上網）。

35 分別參見《求索》2009.11: 175-177；《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1: 153-158。

36 參見潘雪月，〈「象=image?——哲學闡釋學看宇文所安對《文心雕龍·原道》中『象』的翻譯〉（重慶：四川外語學院碩士論文，2008.6），頁1-42。

37 參見盧永和，〈「詩言志」與「詩是某種製作」——析中西詩學理論原點之異〉，《學術論壇》2009.1: 133-137。

38 徐承，〈結構主義讀詩法及其技術問題：以宇文所安唐詩研究為個案的討論〉，《浙江學刊》2009.1: 100。

39 張萬民，〈辯者有不見：當葉維廉遭遇宇文所安〉，《文藝理論研究》2009.4: 57。

究過程中的局限在所難免。彭聞認為主要存在「語言上的局限性」和「觀點上的爭議性」。⁴⁰ 陳小亮則將宇文所安漢學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概括為「方法論矛盾」，即宇文所安在方法論上的不斷求新難免有學術立場不堅定之嫌和可能存在的前後思想矛盾，以及「隱蔽的西學立場可能帶來的文化誤讀和歐洲中心主義傾向」。⁴¹ 趙雪梅以宇文所安對《二十四詩品》的解讀為基礎，從偏離道家自然觀、誤讀「自然」文論、曲解「自然」文學三個方面對宇文的部分觀點進行了逐一辨證。⁴² 此外，楊方、鄧國軍、周小英等也分別指出宇文所安在中國詩歌闡釋和翻譯方面的缺憾。⁴³

三、未來研究展望

經過上世紀末二十年的引進譯介以及本世紀初近十年的初步研究，中國學界的宇文所安研究業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不過，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和文論研究工作仍在進行，有關學術論題尚有展開的空間，加之近年來他的學術活動頻繁，⁴⁴ 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可以想見，中國學界對於宇文所安的關注將會繼續保持很長一段時間。因此，我們有必要簡要地反思過去已有的研究，同時展望一下未來的研究趨勢。

（一）對過往宇文所安研究的反思

宇文所安的漢學研究從初始引進到被中國學界廣泛接受，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簡單概括。一是從接受形式上，經歷了從簡單研究（書評譯介）到集中研究（中國

文論的研究）再到多元研究的過程；二是從接受心態上，經歷了從新奇謹慎到狂熱迷戀再到理性客觀的轉變。為了更深入地開展對宇文所安的研究，下面對過往的研究成果作一簡要的反思。

首先是優長之處，最突出的是中國學者在宇文所安漢學研究中體現出的科學態度和發展眼光。儘管在宇文所安《中國文論》中譯本出版後，中國學界曾出現過短暫的狂熱追捧，但總體來說，他們對宇文漢學研究成就的肯定以及存在的不足還是有清醒地認知。如謝文娟從回到詩歌文本、漢語詩學的建立、走向比較詩學三個方面探討了宇文所安的文學研究思路和方法，肯定了宇文所安欲通過文本細讀爬梳出中國文學的內在理路以及試圖溝通文學文本和更大的文化、社會空間的努力。⁴⁵ 鄒濤撰文肯定了宇文所安在中國文論研究時所持的比較視野，⁴⁶ 諸如此類的稱揚評論不勝枚舉。

不過，在學術研究領域，提出問題比虛誇的褒獎更有價值。近三十年來，兩岸三地的學者也對宇文所安漢學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評。概括起來，主要涵括兩個方面：其一是純正西方學術背景對宇文所安中國文學或文論研究的潛在制約。宇文所安的西方學術背景是把雙刃劍，即在解讀中國文學或文論時，它既可以發現本土文化傳統中不易察覺的闡釋角度，如王萬象將宇文所安唐詩研究中運用的西方文論概括為詮釋學、新批評（文本細讀）、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讀者反應理論與接受美學、比較文學方法以及譯介學等若干種；⁴⁷ 也可以成為詮釋本土文化的桎梏，如朱耀偉從宇文所安作為漢學家的身分焦慮入手，指出「他認為拓立中國詮釋傳統之

40 彭聞，「論宇文所安的唐代文學史研究」，頁 20-21。

41 陳小亮，「論宇文所安的唐代詩歌史與詩學研究」，頁 1。

42 參見趙雪梅，〈跨文化語境下解讀的悖離——宇文所安對《二十四詩品·自然》的誤讀〉，《船山學刊》2007.2: 142-147。

43 分別參見楊方，〈《迷樓》對中國欲望詩歌的闡釋與誤讀〉，《蘭州學刊》2009.3: 186-187；鄧國軍，〈雙語教材《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英譯指瑕〉，《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9.6: 141-143；周小英，〈淺析《毛詩序》中兩段選文的英譯〉，《鎮江高專學報》2009.3: 27-29。

44 近年來，宇文所安和妻子田曉菲在大陸和臺灣等地的頻繁演講便是顯證。

45 參見謝文娟，〈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研究及其意義〉，《社會科學評論》2007.1: 108-111。

46 參見鄒濤，〈他者的視角：西方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以宇文所安的《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為例〉，《中外文化與文論》第 17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頁 139-144。

47 參見王萬象，〈宇文所安的唐詩詮釋初探〉，《聯大學報》6.1(2009.6): 143-169。

必要時，無非爲了將自己『參與』那個傳統的行爲變得合法。⁴⁸ 韓軍、湯文輝在論及宇文所安唐詩史研究中的詩學及其批評時指出：「他在具體抽象性中所討論的問題，如身分、欲望、主體性等，依然沒有離開西方學術話語的範疇。」⁴⁹ 有時，這種根深蒂固的學術背景還會影響到宇文所安對中國文學或文論特質的把握（其中關於「中國詩學是一種非虛構自然傳統」的觀點就引起了中國學界的爭議），⁵⁰ 也會影響到宇文所安對中國文論中一些術語的誤讀；其二是文學翻譯方面的瑕疵以及某些歷史文化儲備的欠缺。關於這類問題，莫礪鋒、朱耀偉、蔣暉、鄧國軍、馬偉等均有專論，不再贅述。

此外，中國學界對宇文所安漢學研究的接受形式多樣，已經不拘泥於偏於嚴肅的書評隨筆和學術論文了，面對面的人物訪談就是一種較為閒適的接受形式，其中尤以張宏生和龔缺爲代表。二者與宇文所安的訪談錄先後發表在1998年第1期的《文學遺產》和2003年第9期的《書屋》上，⁵¹ 個中涉及到宇文所安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諸多方面的看法，是兩篇了解宇文所安的重要參考資料。另外，新世紀以來，中國學界在接受的載體方面也有所創新，主要表現爲平面媒體的新聞報導和網路媒體的專欄討論。2005年4月25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了吉立撰寫的新華社特稿〈宇文所安：爲唐詩而生的美國人〉，報導了宇文所安與唐詩結緣的始末；2007年5月9日的《中華讀書報》也刊登了趙玫的文章〈曉菲和宇文所安在哈佛〉，介紹了這對伉儷的詩意生活。

網路媒體方面也不甘落後，2005年11月20日，「文化研究網」的「賽伯文薈」欄目第24期專門開展了宇文所安研究的專題討論，⁵² 刊登了與之有關的序言、書評和論文共15篇，與其他接受形式一起掀起了宇文所安研究的熱潮。

其次是不足之處。陳小亮在其博士論文的引言部分歸納了2009年以前中國宇文所安研究的總體狀況：「一是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解讀的研究熱與詩歌史著作的研究冷；二是對宇文所安文本細讀法過分關注與對其文學史觀較少涉及；三是對宇文所安詩歌史建構方法論揭示的熱衷與其詩歌史內在理路研究的不足。」⁵³ 這些論述雖然尚有商榷之處，⁵⁴ 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宇文所安研究中冷熱不均的現象。這種研究焦點的不均衡在2003-2006年體現地尤爲明顯，好在近年來已經出現了改善的跡象。不過總體而言，在宇文所安漢學研究涉及的諸多領域中，仍有許多課題有待深入挖掘。另外，宇文所安漢學研究的泛學科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減低了中國學界對其整體研究的可能性。一方面，宇文所安的漢學研究涵蓋了中國古代文學、文藝學和比較文學三個學科，對中國學者而言，專擅一項的學者較多，而真正能夠做到三者皆通的尚不多見。這種單學科視野往往會造成學界對宇文所安研究中的某些誤讀。另一方面，宇文所安的著作眾多，對於中國文學或文論的學術觀點分散在各部著作之中，中國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尤其是單部著作的評介，由於沒有兼顧到其他著作或難以閱讀到研究

48 朱耀偉，《當代西方批評論述的中國圖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156。

49 韓軍、湯文輝，〈內部「語言」模式的運用及其突破——宇文所安唐詩史研究中的「詩學」及其批評〉，《東方叢刊》2008.2: 186。

50 對於宇文所安信守的中國詩學的「非虛構的自然傳統」，香港學者張隆溪撰文表示了強烈反對：「我不同意把劉勰視爲自然主義的代表，不僅是質疑站不住腳的中西文化二元對立論，也更質疑這種文化相對論的模式，因爲這種模式使跨文化溝通變得不可可能，甚至使任何學術追求失去意義。」參見張隆溪《自然、文字與西方的中國詩研究》，引自王曉路，《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序言〉（成都：巴蜀書社，2003），頁30-31。

51 分別參見張宏生，〈對傳統加以再創造，同時又不讓它失真〉——訪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斯蒂芬·歐文教授，《文學遺產》1998.1: 111-119；龔缺，〈我在思考未來詩歌的一種形態——宇文所安訪談錄〉，《書屋》2003.9: 46-50。

52 參見文化研究網站，2005.11.20，<http://www.culstudies.com/html/saibowenhui/diershisiqi>（2010.7.3上網）。

53 陳小亮，「論宇文所安的唐代詩歌史與詩學研究」，頁11。

54 如2007至2009年的9篇碩士學位論文中，關於宇文所安中國文學或詩歌史研究的論文6篇，有關其中國文論研究的論文只有3篇。不過，一般期刊論文的情況基本符合論者所述。

對象的英文著作偶爾會出現有失公允的評價。正如張燕在評論《中國文論》時所言：「鑒於宇文所安的詩學研究主體，及其對『文論與文學』複雜關係的基本認識，我認為僅限於《中國文論》一書來討論宇文的中國文論研究是不夠的，甚至也無法很好的理解該書本身。」⁵⁵

（二）對未來宇文所安研究趨勢的展望

針對中國學界宇文所安研究的現狀與不足，未來的宇文所安研究勢必要在研究廣度和深度上繼續加以調整。具體來說包括兩點：首先要盡量打破慣性思維，整合多科資源進行綜合研究。當前的宇文所安研究，一個基本的態勢是：中國古代文學和文藝學的學者側重於宇文所安對唐詩史和中國文論的闡釋，比較文學專業的學者則較多地從跨文化、跨語境的角度來解讀宇文所安的文學文論研究及文本翻譯。這種單學科透視的研究雖然容易發揮作者的學科優勢，但有時也容易形成學科內研究的習慣範式，難以與宇文所安研究的泛學科性相適應。例如當下學者在宇文所安研究過程中所秉持的比較文學視野，早已成為比較文學專業學者甚至其他兩個專業學者的共識。不過，在宇文所安作為西方漢學家的身分之外，我們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他對中國文學或文論的研究視角主要不是中西比較，而是深入到中國古代文學傳統，進行歷史語境化的文本闡釋。宇文所安在多種場合下論及他對於比較文學或比較視野的規避：「至於我，我並不知道自己在考察中國文學時，是否採用了中國的角度或西方的角度，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混合體。」⁵⁶「有些人對什麼是中國的，什麼是西方的有太多的關心和焦慮，這裡的一個問題是，許多年來，人們陸續的把石頭搬來搬去，簡直很難分清到底什麼是他山之石，什

麼又是本山之石了。」⁵⁷ 故論者惟有對宇文所安漢學研究中的諸多觀點十分熟悉，才有可能從整體上把握其研究方法和言說模式。

其次是謀求新的角度深入挖掘。當前中國的宇文所安研究主要關注於其對中國文學或文論的闡釋等宏大論題，研究內容拘囿於唐詩史、古代文論以及文本翻譯三個基本層面，而對於這些宏大論題或重點內容覆蓋下的「細枝末節」則不夠重視。這裡的「細枝末節」意指宇文所安研究中的微觀視角，既可以是對已有視角的補充和延伸，也可以是邊緣視角的發現。實際上，近年來已經有少數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如陳小亮〈論宇文所安中國「中世紀」終結說的思想來源〉一文，以《中唐文學文化論集》中「中世紀」的稱謂為論說緣起，結合國內外關於中國文學史分期的討論，對宇文所安「中唐是中世紀的終結」的觀點作了溯本清源的工作，最後得出結論：「宇文所安中國『中世紀』的終結說雖源自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卻對其進行了西方立場的改造和發明。」⁵⁸ 李浩則以宇文所安《中唐文學文化論集》中反覆提及的微型自然、微型園林、私人視角、私人天地等關鍵詞為切入點，回溯了其論題提出的語境與涵義，指出其論題的學術史意義以及不足之處，並在廣譜視野中審視唐代文人園林，對其中盈餘或過剩的審美價值進行細緻地文學詮釋。⁵⁹ 網路文章〈宇文所安《追憶》中對儒家思想的理解〉也頗有新意。⁶⁰ 作者節錄了《追憶》中關於「生死」、「命」等論題的若干片段，並加以注釋解讀，簡要探討了宇文所安對於中國古典儒家思想的獨特見解。此外，徐志嘯、王黎黎關於「京城詩」的研究，殷曉燕對宇文所安唐代懷古詩研

55 張燕，「宇文所安與中國詩藝傳統的再發現」，頁 91。

56 張宏生，〈「對傳統加以再創造，同時又不讓它失真」——訪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斯蒂芬·歐文教授〉，《文學遺產》1998.1:118。

57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頁 3。

58 陳小亮，〈論宇文所安中國「中世紀」終結說的思想來源〉，《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29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172。

59 參見李浩，〈微型自然、私人天地與唐代文學詮釋的空間——對宇文所安園林論題的推展〉，《唐代文學研究》第 12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1-16。

60 參見獨角獸論壇網站，2006.10.30，<http://www.unicornbbs.cn/disppbbs.asp?BoardID=16&ID=4988>（2010.7.20 上網）。

究中「互文性」的探討以及李建中關於「娛思」文體的
研究皆將宇文所安的有關研究導向了深入。⁶¹

四、結語

從個體角度而言，宇文所安的漢學研究固然有其
獨特性，但若將之放置於海外漢學家的群體之中，他的
漢學研究同時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換言之，中國學界
對於宇文所安的接受亦可視為對待海外漢學家群體的一
個縮影。故中國的宇文所安研究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
是學界應該如何對待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可以從兩個角
度去概括：首先，研究過程不捧喝，不盲從，辨證客觀
地評價國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其次，研究目的應是藉
他者之鏡反觀自我，取其精華，為我所用。畢竟，在當
下全球化的語境中，中國本土學者與海外漢學家只有平
等地進行對話，才能在「他者」的觀照下更好地認識自
我。

上述對於宇文所安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只是一個階段
性的總結。由他參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英文版）
業已出版，⁶² 相信這部巨著傳入中國後定會掀起新一輪
的「宇文所安熱」，我們由衷地期待宇文所安教授在漢
學研究領域取得更大成就。

附錄：宇文所安英文著作目錄**

一、專著

1. *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5.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Mi-Lou: Poetry and Labyrinth of Des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 *The End of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10.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06.
11.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06.

二、編著

1. with Lin Shuen-fu,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ang*,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with Lin Shuen-fu, *China Section of New Edition of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3. with Pauline Yu, Peter Bol, and Willard Peterson, *Ways*

61 分別參見徐志嘯，〈文學史及宮廷詩、京城詩——宇文所安唐詩研究論析〉，《中國文化研究》2009.1: 202-209；王黎黎，「宇文所安盛唐『京城詩』研究之研究」，頁1-60；殷曉燕，〈論漢學家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互文性」運用——以宇文所安對唐代懷古詩的研究為例〉，《江西社會科學》2010.2: 108-112；李建中，〈娛思（entertain an idea）的文體——宇文所安批評文體的中國啟示〉，《中外文化與文論》第19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頁103-108。

62 Kang-i Sun Chang &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Volume S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宇文所安著作的中譯本已詳列於正文註釋之中，故附錄部分主要列出其英文著作。

with Words: 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arly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4. with Kang-i Sun Cha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Volume S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三、論文或書評

1. "Hsieh Hui-lien's 'Snow Fu': A Structural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94, No. 1 (Jan.-Mar., 1974), pp. 14-23.
2. Reviewed work(s):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By James J. Y. Liu, MLN, Vol.90, No.6,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Dec., 1975), pp. 986-990.
3. Reviewed work(s): *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 By Wai-lim Yip,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7, No.1 (Nov., 1977), pp. 100-102.
4. "General Principles for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David R.Knechtge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1, (Jan., 1979), pp.49-53.
5. "Deadwood: The Barren Tree from Yü Hsin to Han Yü,"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 (CLEAR)*, Vol.1, No.2 (Jul., 1979), pp. 157-179.
6. "A Defense" ,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 (CLEAR)*, Vol.1, No.2 (Jul., 1979), pp. 257-261.
7. "Transparencies: Reading the Tang Lyric,"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9, No. 2 (Dec., 1979), pp. 231-251.
8. "A Monologue of the Senses," *Yale French Studies: Towards a Theory of Description*, No.61, 1981, pp. 244-260.
9. "The Historicity of Understanding," *Tamkang Review*, Vol. 14 (1983-84), pp. 435-457.
10. "Some Mid-Tang Quatrains," in Stephen Soong, ed. *A Brotherhood in S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45-178.
11. "The Self's Perfect Mirror: Poetry and Autobiography," in Stephen Owen and Lin Shuen-fu ed.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 "Ruined Estates: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Poetry of Ed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10, No. 1/2(Jul., 1988), pp. 21-41.
13. "Place: Meditation on the Past at Chin-l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0, No. 2 (Dec., 1990), pp. 417-457.
14. "Poetry and its Historical Ground,"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12, (Dec., 1990), pp.107-118.
15. "World Poetry," A Review of Bei Dao's *The August Sleepwalker*, translated by Bonnie McDougall, *New Republic*, November 1990.
16. "Meaning the Words: The Genuine as a Value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Song Lyric," in Pauline Yu,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7. "The Formation of the Tang Estate Poem"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5, No. 1 (Jun., 1995), pp. 39-59.
18. "Absorption and the Time of Performance" , 《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系，1996)，頁 1-31。
19. "Master and Man," A Review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Republic*. May 5, 1997.
20. "Salvaging Poetry: the Poetic in the Qing," in Theodore Hut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eds.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 "Stepping Forward and Back: Issu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World Poetry' ," *Modern Philology*, Vol. 100, No. 4, Toward World Literature: A Special Centennial Issue (May, 2003), pp. 532-548.